

夜读偶记

用柔软之心写壮丽之志

读张如凌诗集《放逐的灵魂》

| 吉狄马加 文 |

张如凌的诗很典雅,也很清丽。典雅首先是她的诗有古典美,构成她诗的材料不是当下流行的口语和叙事,而是积淀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和情思,有着我们民族特殊的审美特质与灵韵的词汇和意象。她把它们当作她情感的小舟,承载着她的心灵向月光的皎洁处驶去。她要抵达的地方,也就是这些古典意象所指向和象征的,就是张如凌经常使用的:清荷、玫瑰、白雪、月光等所寄托和象征的纯洁、高雅、美和爱。于是她的诗也就有了中国诗歌的核心——意境,且有了灵境美和自由而有节奏的语感美。

美是意境的前提,也是灵魂。张如凌的诗用美营造一种氛围和环境,让人慢慢地沉醉其中,情不自禁地跟着她诗的情思远涉,然后开始自然而然地感受并领悟了诗所传达出的情感和意味,从而情感得到净化,心灵开始升华。比如在这首《纸上昙花》里,张如凌写了画昙花的过程。很美,也很动情,节奏很快,一气呵成。晚霞、宣纸、丹青、昙花,当然还有我。是“我”画的昙花,但张如凌却说是“西坠的余晖/成就了我的丹青/永恒了昙花一现的传奇”,而且她写道:“这最后一缕霞光/璀璨了它光辉的一生/尽情绽放了/如此完美的无瑕”。这是写晚霞成就昙花的具体过程。一是说晚霞用生命最后的能量促使昙花绽放了,晚霞的一生也就完美了。二是说因晚霞的光辉,纸上绽放的昙花像霞光一样璀璨美丽,完美无瑕。晚霞和昙花互相映照,互相温暖,它们一样的命运:晚霞是到了生命的尽头,昙花生命只是瞬间。但晚霞因璀璨了昙花而让生命变得伟大,并得到了延续;而昙花因为有了晚霞的照耀变得更灿烂,在艺术里获得了永恒。

于是诗的思想性就出来了,那就是生命的价值不在长短,而在于是否辉煌过,是否照耀过别生命,为别人和更多的生命是否有过付出。这就是此诗的暗喻和诗眼,也是张如凌诗的意境。她先是用美笼罩我们,攫住我们的心,然后再

让我们在美的陶醉中得到心灵的淘洗和思想的滋养。

我把这思想看成张如凌的价值观,诗歌洁净又饱满,优雅又有力量。她的诗有古典诗歌的意韵和洗练,但没有古人尤其宋元以后那些诗人的幽怨又孤芳自赏。古典的很多诗词虽然很有意境,但其基本的哲学思想是出世的,大多数诗人在兼济天下不可的时候,就寄情山水,用写诗来独善其身。从尘世中超拔出来,到清风明月里净化自己的心情和灵魂。张如凌的诗虽然也用了古人常用的意象,写了古人常写的事物,也有古典诗歌的清澈和澄明,但她的诗是入世的,有人间的气息,有对亲人、朋友、故乡,以及中国土地的关怀和热爱。所以她的诗温暖大气,纯净又热忱,温柔又豁达,整个诗集呈现出的是壮丽的诗学。比如她的《大地安然,岁月无恙》,内容写季节的变化,感情是沉实和开阔的。其中写末冬的诗里有几句是这样的:

冬雨后,土地开始修禅养心
预备来年开春的苏醒
大地沉睡,按捺住一切欲念
蝉虫及蝴蝶早已入土成蛹
等待来年破土后的蜕变
我开始喜欢泥土的纯粹气息
我比任何时候都越来越熟悉大地

冬日的大地,沉淀了红尘喧嚣
沉淀了我心中的渴望和脆弱
此种宁静难觅,不惊不喜不悲
大地安然,岁月无恙,轮回依旧

情绪平和,心胸坦荡,而且还有一种亲切和主动接纳现实和现世的心态和热爱。好诗都是有格调的,就是既能走进人心,又能唤起人向上的勇气和力量。再比如她的这本诗集其中一辑以写孤独为主,一辑专门写自然。这两个主题都是诗人常写的,尤其是古人。他们大多会把孤独写得期期艾艾,指荷花写得孤傲自闭,不

食人间烟火。但张如凌却很平和对待孤独,甚至很平静和欣赏。她认为《孤独是寒夜里的幻想》:“寒冬寂寞的花园里/盛开了一枝孤独的玫瑰/这般孤傲。绽放在冰雪中/血红的花瓣/在白雪包裹中吐芬芳/几近绝望/却又几近完美”。白雪上一抹红艳的玫瑰,一白一红,让画面很有冲击力,有一种料峭之美。让人对孤独有了深刻的理解,就是孤独不是孤单,而是一种保持自我,不随波逐流。主动地拥抱孤独,享受孤独,就是自我成就,自我完成,像雪地上那枝耀眼的玫瑰一样,美,直击人心,且自由骄傲。

这种品质与荷花的品质对应上了。她除了写出了“荷花出淤泥而不染”这个固定的审美象征外,又写出了“莲花一生落单/澄净忘我而不失魂魄”。这魂就是信仰和原则,同时说明荷花孤独是被迫的,是不想被异化。就像张如凌在《我写荷韵》中写的:“曾经沧海难为水/寻一世的风雨相依/是我过往迁徙的信念/瞬间我亦生爱恋之心/久远以前是何年/永久之后又算何年/好一朵水中美人送暗香/花之瑰宝玉洁冰清/今夜此生我为之倾心”。这里,荷花不但不孤傲,而且内心是丰盈的,她有情有爱有信念,而且汹涌着。但荷花阅尽了万物,不会盲目交出自己,宁愿孤独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我把张如凌对荷花的吟咏,看成是对孤独那辑的呼应和回答,那就是孤独不是冷漠,不是厌倦了这个世界。显然,荷花在积蓄着情感,积蓄着力量;不是不想爱,不是不能爱,但现在还需要等待。

至此,诗就人格化了,诗与人也统一成一体。我们也明白了,张如凌写荷花也是写自己的心灵和高洁之志。由此,我们可以把这本诗集看成是张如凌用柔软之心写壮丽之志,给这个世界写深厚的情书。

《放逐的灵魂》,(法)张如凌 著,(法)保罗·安德鲁 插图,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定价:89元

上架新书

上海文艺出版社 68元
楼巍著
《维特根斯坦十讲》



本书共十讲,第一讲介绍了维特根斯坦生平及主要著作,之后九讲讲解了维特根斯坦重要思想与主要命题,如“语言图画说”“语言和世界先天秩序”“不可说和显示”“私人语言的问题”等。作品清晰讲解了在学界曾引起较大争议、一度成为研究热点的话题。

南京出版社 68元
[法]曼加纳罗·著,官林译
《伊塔洛·卡尔维诺·讲小说的人》



这是一部充满灵性的传记。作者用配得上卡尔维诺的轻盈笔触与节奏,在这位另类作家的文学世界与人生经历之间自由穿梭,借助多种资料素材,拼出卡尔维诺的迷人形象——讲故事的人。

译林出版社 49元
[英]本特利·著,许东华译
《十堂极简人工智能课》



本书想要回答的是,人工智能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人工智能背后的运行逻辑是什么、它是否会让我们生活变得更好以及我们每个人的工作是否终将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等一系列问题。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宁成春著 248元
《一个人的书籍设计史》



这是中国当代知名书籍装帧设计师宁成春的个人作品集,呈现作者60年的设计历程,在作者口述的基础上精心整理,收录1500多件书籍设计作品及手稿,选择四十余种经典案例,详细阐发他在设计中对的问题。

百草园书店提供

品书录

生离比死别更痛苦

读托卡尔丘克《最后的故事》

| 郑从彦 文 |

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女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长篇《最后的故事》,相较于她的其他作品,应该是一部“更克制、更冷静、更亲密、更温柔”的动人之作。

这部小说由三代女性发生在不同时空的三个故事组成:母亲伊达因车祸来到茫茫雪地里的小屋,她与一条正在死去的狗儿滞留在这个她度过童年的地方;外祖母帕拉斯凯维亚常年居住在山上远离尘烟的阳光里,“我们逃到了那里。慢慢地,我们变得像眼泪一样干净”;女儿玛雅离婚后,带着儿子前往位于中国南部的小岛旅游,期间遇到了一位患病的魔术师基什。这是三代女性来自不同时空的心灵私语,母亲、外祖母、女儿,她们正面临着无可逃避的“死亡”,而这也构成了她们“最后的故事”……

讲述命运的故事,总是动人心魄又发人深省。特别是三个故事都设置在被遗忘、被遗弃的地方,着实增添了更多神秘的元素。第一个故事,伊达滞留的小屋如同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岛”。当伊达看着狗儿的眼睛,她意识到眼睛是通往

另一个宇宙的路口,那个宇宙由机械的、冷漠的、不断重复的、永恒的运动组成。第二个故事,帕拉斯凯维亚常年居住在山上远离尘烟的房子里。“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人什么时候开始死去。在阳光房这一空间,“我”顿悟人生如登山:从攀登、前进的方式到达顶点,然后开始下滑;明白人生又如太阳:到达了最高处,然后向西落下。第三个故事,玛雅来到中国南部的小岛旅游,远离祖国,来到异国他乡,来到“死亡”的跟前:“她平静、放松地走近儿子,突然周身轻快,几乎是幸福地在他身边坐下,挡住了这不愉快的一幕。她用手指在沙子上画着各种图形,然后将贝壳摆到这些图形里,排列成复杂的圆形,直到魔术师基什消失在视线中。”

“死亡”是托卡尔丘克这部小说的关键词。那濒临死亡的狗儿,那离开世界的丈夫,那因病去世的魔术师,三种面对死亡的方式构成了三个最后的故事。这是作者留给读者的思维迷宫,也是这部隐喻小说留给世人的生死思考。托卡尔丘克在创作中呈现一种跨越边界的生命

形式,积极思索历史进程中不同人的生存方式,并且深刻反思个体“存在”的孤独。正如文中所言:“身体是有记忆的。身体的每个部分都记住了我们的奔跑、漫步和追踪,记住了喜悦、玩笑和跳跃。身体记住了一些岁月、风雨、雷电、逃离、追逐、来访、道别。”

“疏离”也可以成为探讨这部小说的一个切入点。按理,外祖母、母亲、女儿,她们的生命本应紧密相连,可尴尬的是,她们却形同陌路,作者用三章单独的书写,也让她们之间的关系变得疏远。特别是托卡尔丘克描写三个路人交谈时的一段文字,或多或少也可以对应这祖孙三代的微妙关系:“他们三个人交谈时,并没有什么可说的。尽是一些礼节性的问题和笼统的回答……他们所说的一切,只关乎他们自己。”两对母女的疏离,可能会让不少读者意识到:生离比死别更痛苦。

《最后的故事》,[波兰]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著,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定价:52元